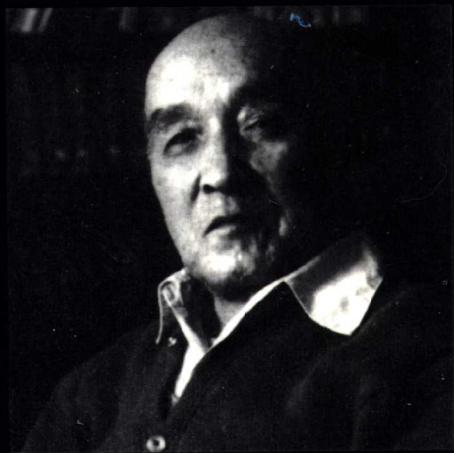


6

胡风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胡风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集外编Ⅱ

第6卷

顾问

巴 金 王朝闻 贾植芳 王元化

全集策划

王建辉 刘鼎华

整理辑注

梅 志 张小凤

常务编辑

魏世弟 沙铁军

各卷责任编辑（按姓氏笔画）

王建槐 邓宁辛 沙铁军 祝祚钦
谢嘉星 魏世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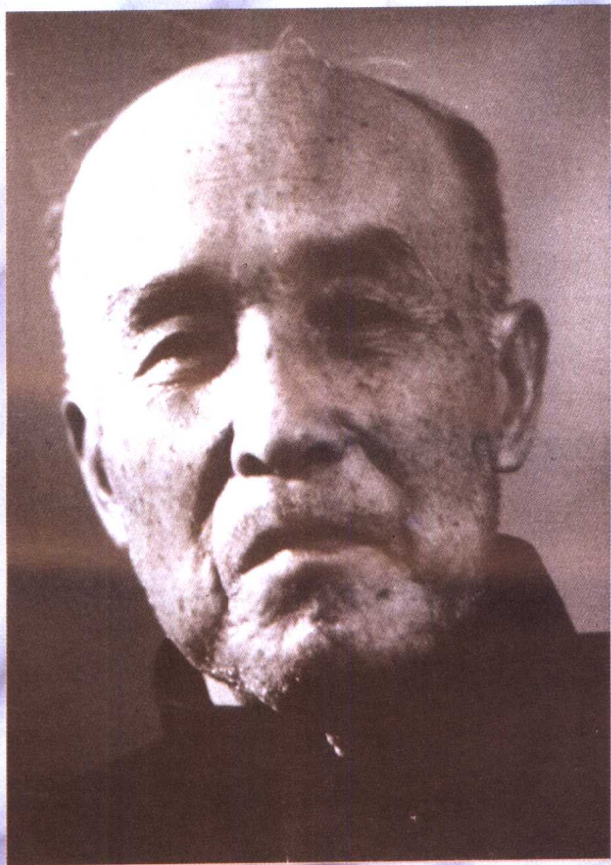
第6卷责任编辑 邓宁辛

装帧设计 版式设计 汪 汉

责任校对 余兆伟

责任印制 杜义平 王铁兵

照片手迹技术处理 朱永锴



1980年在北京

关于黄陂黄陂

胡風

（龍溪河）

一九三六年秋，我收公七月廿上，以表孝子也。按稿重刊。

一萬國兩希一德多
不念過三城。因

这是汪精卫的人物。当时是国民党独裁统治时代。

在六五上，
心就出现了太多的，
过美的感觉，
的，
的。

叶落归根，那落下的果实的一面，是向根的。

[illegible]

秋果水紅好以一面一海紋印已未思無功矣此語看也

卷之六

卷之三

卷之四

以
 此
 十
 萬
 牛
 乳
 香
 色
 而
 我
 以
 為
 是
 病
 子
 東
 月
 沈
 聖
 的

[illegible]

日暮無光
夜半無人
此意如何

三、后来他到武汉来，寻找我，也许是耽误了他的

小强云云。 野情诗的要点几点：

1. 关于他的记忆是模糊的。也许他那时

墨云似云，
这好地也的
小孩有这
好地是比那
更。小孩是

那裏

又也。是生，此以清氣爲之。要空之水。乃果不。是生。

[illegible]

本卷为集外编的第二编,系作者自建国后至1978年底所写。

现按内容和时间顺序分为五辑:

第一辑为50年代初的几篇短的评论文章;

第二辑为1954、1955年两年所写,包括了提交中央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的全文和其他两篇;

第三、四、五辑均辑自狱中的交代材料、思想汇报或外调答问。

第二辑中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一篇及第三、四、五辑中的各篇,写作当时既非为发表而写,后又未及经作者审定。此次编集时,由编者酌情作了少量删节。至于其他各篇,则均依原文,未作任何改动。



第
6
卷
集
外
编
II

目 录

第一辑

从莎士比亚谈起	3
创作上的三个现象和一个问题	12
学习鲁迅精神	31
路翎著《平原》后记	35
学习,为了实践	37
关于鲁迅的杂文(一)	52
关于鲁迅的杂文(二)	67
关于鲁迅的杂文(三)	85

第二辑

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93
给党中央的信	93
一、几年来的经过简况	103
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	155
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	305

四、作为参考的建议	402
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 的发言	432
我的自我批判	458

第三辑

关于黄既(黄树则)	485
关于陈辛人	489
关于乔冠华(乔木)	499

第四辑

忆几次鲁迅先生逝世纪念会	533
关于鲁迅丧事情况	537
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	548
关于鲁迅日记中有关我的情况若干具体记忆	586

第五辑

给梅志的信(存目,见本全集第九卷)	
比较评论《红楼梦》和《水浒》	595
怀念柳青兼评他的《创业史》	598
简述收获(片断)	601
我的职业病	601

和周恩来谈话要点	654
写“三十万言”时的思想情况及其他	661
从实际出发	683

胡风全集

第一辑

从莎士比亚谈起^①

你们问：莎士比亚是贵族资产阶级的作家，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却这样狂热地在研究他的作品呢？

是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在狂热地欢迎“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学习它，研究它，这似乎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但问题是：像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我们真可以肯定他是属于“贵族资产阶级”的么？假如是的，这问题就很难说明了；但好在事实上却不是。不但莎士比亚不是，许多古典主义的作家也不是。我们不能将这些人算是“贵族资产阶级”的作家。——提起这个，怕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吧。是的，这是一个历史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问题。

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带来了了不起的伟大而又丰富的文化财

① 本文是1950年6月胡风同志在杭州浙江大学中文系演讲的记录稿，未经他本人审定。演讲时并没有题目，现根据内容加了标题。最初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编者注

产;法国大革命也带来了了不起的伟大而又丰富的文化财产,但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些财产送给“贵族资产阶级”。说这些财产是他们的东西呢?不能够。资产阶级还没有这个“资格”。应该理解,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历史阶段上所产生的文化,并不等于资产阶级的文化。恰恰相反,这文化是属于全人类的东西(但自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所有资产阶级的文化都是全人类的文化。不是的)。

资产阶级革了封建主义的命,与千百年的封建势力作了英勇的斗争,沉浸在灰色生活里面的人觉醒了。他们要求个性的解放,要求自由和平等,他们反抗一切加之于人性的无理的凌辱和迫害,他们尽量地发挥了人类的纯真、勇敢、美丽、奋发的品质。他们的成绩可不能算小了。为什么当时的革命会有这样大的成绩呢?自然,这有它的物质基础。但也应该知道,资产阶级革命不是资产阶级单枪匹马革得成功的,它离不开工人、农民,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新兴的资产阶级要反抗君权、教权,要粉碎封建势力的大同盟。这一切都不是资产阶级所单独可以办到的;于是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握起手来了。但在“握手”的同时,转过头来,他们立刻就发觉到无产阶级的“可怕”。他们就是这样一种没出息的东西。

那么,我们不能将莎士比亚称为“贵族资产阶级的作家”,是很明白的了。我们只能说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历史阶段上的文化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但却不能说它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

莎士比亚,以及与莎士比亚同样伟大的艺术家、革命的人道主义者,他们肯定了人类劳动的力量,斗争的力量,他们肯定了爱。这“爱”,就是在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一基础上产生的东西。他们真

实地反映了时代,反映了历史内容;他们的作品,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很好地结合起来了。人是追求爱,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人类要求历史推进、拓展,要求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里去——这里面就包含着浪漫主义的因素。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看起来好像是两种东西,但实际上这二者是有其相同的一面的。所有的现实主义的作品里面,一定包含着叫做“浪漫主义”的东西。——伟大的艺术品总是要推动时代,要人类向前发展,而不是要我们做奴才,或者要我们光是讲究吃喝,讲究惬意。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情么?

你们也许要问,像莎士比亚以及与莎士比亚同样的好多作家,他们的认识是不是也受到时代的限制呢?自然是受到的。但正因为时代的限制之下,他们仍然能为人类的将来而斗争,这才是他们伟大的地方。我们不能因为莎士比亚写了贵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就说他是贵族资产阶级的作家;我们要注意的,他到底肯定了资产阶级的什么?怎样肯定法?明白了这些我们才能理解问题,才不会上当。

莎士比亚不曾看见无产阶级的力量吧?是的,他确乎没有看见过,但他却认识了他那一个时代的历史的真理。那个时代,要像他那样斗争,才能使人类进步。到后来,资产阶级一天天趋向于没落、颓废,再要看到像他那样的作家,像他那样的作品,就很难了。虽然我们也有了罗曼·罗兰这样卓越的作家,但在这时候,反抗资产阶级需要广大的无产阶级的力量,那已经不是个人的力量可以做到的了。

今天,我们正面对着无比丰富的现实。我们的周围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涌现了无数的战斗英雄和生产模范;这些人这

样高度地发挥了人类的优秀的品质,如果写到作品里来,是很动人的。我们的艺术不是要肯定人么?那末,他们正是革命斗争的产物,正是新的英雄形象。——你们想,离开人,艺术又能剩下一些什么呢?什么也不会剩下来吧。所以我们要写人,写真正的人,真正的人的新的品质;我们接受文学遗产,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接受那些作品里的革命的东西,那些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优秀的素质。

同学们假如觉得莎士比亚落后,瞧不起他,那是不对的。就拿《罗密欧与朱丽叶》做例子吧。封建社会里一对仇人的子女,爱得那样纯真,那样勇敢,那是了不起的;莎士比亚写出了这些,更是了不起的。通过这些,作者提出了人的纯真的结合。发展起来,与人类的精神相通。这种艺术上的真诚,正是极可宝贵的东西。不真诚,我们就连一只茶杯都不能造出来,还谈得上什么“作品”呢?对于莎士比亚,我只能算是一个小学生吧。但历史上有过像他这样伟大的作家,人类是可以骄傲的。

同学们也许又要问,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能产生这样伟大的作家,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却不能呢?要明白这个,就先得理解: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较为现成的形式已经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种形式,还在公开革命发生以前,就已在封建社会内部成长和成熟了。资产阶级占有工厂,占有生产手段,与此同时,也占有了一切文化上的武器。但无产阶级却没有这个可能。他们长期地与“文化”处于隔离的状态,特别是在中国,封建殖民地的意识更以无孔不入的力量统治着;这就使得广大的无产阶级暂时失去很好地运用文学这一武器的可能。他们不能掌握几百年来文化积蓄,使之成为自己的所有物。因此,他们一定得

在革命胜利之后,摆脱旧的一切,接受新的一切,这才能创造出自己的作品来。——这就是两者不同的地方。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成长时的文化与封建社会的文化是不同的。封建社会是压迫人的,它肯定的是神权与君权;而资产阶级革命呢?它却不是这样。它肯定了人和人的解放,这就使得革命的人道主义者的作品成为千百万人所共有的全人类的东西了。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时候是能够接受这些东西的,但反动的时候就不可能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地理解它,接受它(自然,这里面也包括了革命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为什么像苏联这样的国家,并没有打倒莎士比亚,恰恰相反,却是要热烈地向他学习的缘故。

那么,是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就什么也不要反对了呢?也不是的。我们要反对那些真正属于资产阶级的,不能叫人进步的,连一点点欢乐的气氛都是很浮浅的东西。

资产阶级没落、颓废的时候,真正深入现实的进步作家,必然会走到反对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来,譬如罗曼·罗兰和德莱赛。但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带有进步性的作家,却由于不能把握到客观对象的本质的活的内容,因此掉到颓废的泥坑里去,跳不出来,譬如辛克莱。

所以,我们笼统地反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是不行的。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今天听起来还使人觉得胸襟开阔,虽然有点渺渺茫茫,但这点“渺渺茫茫”,也是了不起的。反对它,是不行的。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曾这样机械地理解过这个问题,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成长的作家就是资产阶级作家,写了恋爱的就是小资产阶级作家。但不久就发觉这看法不对。法捷耶夫他们到中国来时,就希望我们不要重犯这个错误。苏联到今天还在研究古典

的音乐、舞蹈,我想,应该是给我们的一个参考、一个启示吧。

那么,我们该怎样批判地接受文学遗产呢?譬如,莎士比亚是应该学习的,那么,摹仿他的“独白”来写剧本,或者照搬了他的创作方法,这是不是接受文学遗产呢?问题要这样地理解起来,就困难了。所谓“接受文学遗产”,应该是指学习一个作家的战斗经验,学习他在那个时代怎样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生。这样地学习了他,就能增加我们的战斗经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反映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学习他怎样深刻地理解历史内容,怎样塑造人物的性格,为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现实,帮助我们创造我们自己的新的伟大的作品。那么,这该不是要我们学习他用剑来打架,用剑来决斗吧?我是坚决不同意这些形式主义的搞法的。你们说,我的讲话属于哪种“形式”呢?一个人在坚决斗争时,又要学习哪种“形式”呢?——所以,学习莎士比亚,不是要我们枝枝节节地学一点这个,又学一点那个,而是要我们从作品里理解一个作家的基本精神。应该理解他是怎样地反映了现实而又推动了现实,正是这些给我们以力量来对待今天的现实,帮助我们更成功地创造自己的东西。

我一向有这么一点偏见,这偏见到今天还保留着:所谓“批判地接受文学遗产”,应该不是要这个不要那个等等,应该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理解的是一个作家有些什么特性,这些特性反映了一些什么东西。譬如说吧,我们的农村里正在进行着生产渡荒运动,但我们的农民手头却只有锄头和犁耙,有的甚至连这些极简单的生产工具也没有。于是我们组织了变工队,等价交换,友爱互助,产生了很大的力量。在这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这些事迹,很了不起,是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等到有